西漢會要

西漢會要卷四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三

置三老 賜帛附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本紀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 本紀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
爲民師　本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祝饎在前祝鮀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
告之諸侯爲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
無所聞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高紀
武帝遣司馬相如曉諭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　司馬相如傳
尉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
關三老茂上書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　尉太子傳
王尊爲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
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王尊傳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
以身塡金隄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
二千石　同上
黃霸守潁川吏民與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　黃霸傳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韓延壽傳）

賜三老帛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見上）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尊高年（賜帛附）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

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飾古曰稟給也鬻糶也文帝
文考之則受鬻之法其來必久豈稱養老之意哉具
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
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
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
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
以上不用此令本紀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二子不事八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誼傳師古曰
算百錢也

古曰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算不事謂其賦也
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
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
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窮失職
使者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存問耆老

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施本紀）

賜高年帛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人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以上並賜孝弟力田錢帛　本紀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本紀　賜爵附

後七年遺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者帛八五匹弟者力田帛八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賜孝弟力田錢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有差

哀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第一潁川孝弟力田皆以差賜爵黃霸傳按紀云一級

成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並本紀
恤鰥寡孤獨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存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絮三斤縣鄉即賜毋貲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獨米人四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衆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即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新蔡賜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匹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長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以上並本紀

恤流民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八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紀

五年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同上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功臣表

景帝即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本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貧民尚不能救乃徙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本紀云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食貨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處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同上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石慶上書願歸丞相印上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蕩搖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水紀下同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毋令失職本紀下同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納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

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民政四

徙豪族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

朱　徐　天　麟　撰

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婁敬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本紀下同

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東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欲歸豐高祖乃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弃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信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本紀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弁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本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本紀下同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時未有雲陵當言

雲陽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孝元永光四年上爲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

業亡有動搖之心

孝成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哀帝建平元年爲初陵勿徙郡國民

長陵 車千秋 施讎

安陵 爰盎 馮唐 籍孺 閎孺

陽陵 周仁 田延年

茂陵 張敞 祖父杜鄭 舒 郭解 杜周 原涉 祖父

雲陵 黃霸

平陵 鄭崇 祖父平當 祖父何並 祖父朱雲 魏相 韋賢

杜陵 杜延年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馮奉世 王商史丹 田何 蕭望之 黃霸 韋元成 張安世

昌陵 辛慶忌 班況 以上並本傳

奴婢雜錄附

高祖令民得賣子（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本紀）

文帝務勸農桑卽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食貨志）

及奴婢爲限（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食貨志注云賣爵級又賣子也）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刑法志）

後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本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本紀應劭曰時其事者妻子沒入爲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吳楚七國反）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食貨志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同上）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徙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同上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本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爲庶人 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諸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穀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本紀下同

哀帝卽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蓄奴婢過品者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爲庶人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吏民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雜錄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鮑宣傳孟康曰黎民黔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

家僮衛青傳

僮使王莽傳

僮騎張敞傳又何並傳作童騎

私奴以千數王商傳

白衣兩冀傳注白衣給官府馳走賤人

庸保雜作司馬相如傳

臧獲婢妾司馬遷傳

奴客尹翁歸傳

傳婢王吉傳

僮手指千巳寡婦清傳師古曰指千則人百

父御婢夏侯嬰傳

騎奴何並傳

治豪猾

濟南瞯氏瞯音閑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郅都傳

義縱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義縱傳

王温舒由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

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王溫舒傳

趙廣漢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爲京兆掾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家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以鉥簡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

治理威名流聞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犯禁東海大治

以上並本傳

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亶符吏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本傳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出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
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本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
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
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
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
賊報讎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所武吏得黑者所文
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
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
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
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記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東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
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
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
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

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尹賞傳

食貨一

墾田數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地理志

宋 徐天麟撰

限民名山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名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下同

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哀帝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未有幷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代田

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二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爲井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晦漢時二百三十步爲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也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言換功共作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

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食貨志

假民公田省苑囿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本紀下同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勸農桑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

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
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見本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高后元年詔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同上
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今賤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全文見食貨志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以給宗廟粢盛本紀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
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同上
鼂錯說上曰今海內爲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燔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旦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爲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道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文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下同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厪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三年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本（紀）

孝景晝敕有司以農爲務（食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今關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同上）

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本紀）

征和四年下耕于鉅定（本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本紀）

六年正月上耕于上林同上
天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
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本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食貨志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七歲數豐穰穀至石
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穀賤時
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便之食貨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同上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

之時也改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
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
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宏給
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
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
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
以上並本紀

龔遂爲勃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勸民
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韭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
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
民富實　本傳

召信臣守南陽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
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溉灌至三萬頃爲民
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
倍　同上

宋　徐　天麟　撰

食貨二

水利　雜錄附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
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鳥
鹵兮生稻粱　溝洫志下同

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閼之水溉鳥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晦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右二渠雖非漢所開而漢實賴之故溝洫志叙述爲詳）

武帝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

元鼎六年兒寬爲左內史請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鍰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同上）

雜錄

水衡都尉（張晏曰掌都水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不利廢

溝洫志
下同

其後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令張湯子卬發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本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 漢本傳

田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 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 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

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本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本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按本紀書於元年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緜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注云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占章瞻反

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癃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食貨志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之一稅民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氏上惠不通威福分

於豪彊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
彊耳

賜民租賦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天漢二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田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無出田租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 並本紀

算賦

漢四年初爲算賦 高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

爲治庫兵車馬

人出一算賈人與奴婢倍算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惠紀注云漢律

文帝民賦四十 賈捐之傳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西域傳又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二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 本紀復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 本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本紀一算減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本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紀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

口賦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昭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八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同上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本紀

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貢禹傳

更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癃咸出食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本紀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

次亩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賤吏也天下人皆甫成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

戶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貨殖傳

軍賦

惠帝卽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本紀

食貨三

算賚

賚算　景紀後二年服虔注云賚當爲賚賚賜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　本紀注云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軺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

皆令出一算 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 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本紀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而稅之

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 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本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放令相告言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自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食貨志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故除告緡之令也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 西域傳贊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繇今年馬口錢 本紀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稅算千輸二十也

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 本傳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本紀

軍市租 馮唐傳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市緡租 何武傳

稾稅貢禹傳

海租 食貨志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

海稅平紀注云海稅丞主海稅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本紀

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本紀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

今年賦同上

募民入粟

鼂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潔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同上

榷酤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日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 本紀下同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鄭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今罌矼是也）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本紀按食貨志云宏羊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秋七月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吳王濞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共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

農丞領鹽鐵事（以上元狩四年事）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蕘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少史作益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元鼎六年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瀕之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優矯制大害法至死優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優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優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都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優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優度四郡曰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幷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優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優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廼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猶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優自亨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優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優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優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

大夫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宏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騁其辭斷焉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

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咸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車千秋賛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買咸貴其減天下鹽價

本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本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元紀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冶富

程鄭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冶爲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金貨殖傳

宋　徐天麟撰

食貨四

錢幣　雜錄附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
患其太輕至此
復行八銖錢
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更鑄莢錢民

六年行五分錢本紀即
文帝五年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
謂莢錢
放民鑄也更四銖錢本紀
文帝
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
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此也重如其文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本紀壞四銖造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本
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
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鉛銅屑也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
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
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鉛食貨志按
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
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鑑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
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一當五賦官用非
赤仄不得行其後一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
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
輸入其銅三官山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
眞工大奸乃盜爲之（食貨志下同）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宣元成哀平五世二所變改有子母相權於是要造大錢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要造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
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此以後乃莽卽眞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
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
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
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

不錄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田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蚊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錶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于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貢禹傳及食貨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師丹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
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
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埶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
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
曩禁鑄錢死罪積下爲法若此上
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
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
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
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
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
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
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

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食貨志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其後復禁鑄錢　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同上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爲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

元鼎二年罷白金 武紀